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

塵海波瀾

蒋石麟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塵海波瀾

蔣石麟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南昌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尘海波澜
作 者: 蒋石麟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吉安地区井冈山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6.6
字 数: 19.8万
版 次: 199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8.00元

ISBN7—80579—640—8/I525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江西省作家协会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江西的文学创作事业获得现、当代文学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带着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登上中国文坛。并且，这种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与之相适应的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为扶植本省作家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工作。从1985年开始，先后筹资、组织、编辑出版了《江西谷雨文学创作丛书》三十本；《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七卷八本；《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二十一本及文艺理论和评论集若干本。其中《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1990年度庄重文文学奖，为全省31名会员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42名会员出版了作品合集；446人（次）的作品进入了丛书合集。无论从时间还是数量上看，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1993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又批准了省作协关于申请建立全省文学创作出版基金的报告，由省财政下拨了专项基金，对全省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有力的资助。在此基础上，省作协继续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共同协商拟订了合作出版《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的计划，并于1994年开始实施。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的工作由此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的路上奔跑，这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无

限广阔美好的前景，愿全省作家更加振奋，更加努力，更深入地扎根生活，更热情地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创造更多更大的成绩，为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文学赣军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四年元月

内 容 提 要

人生华妙，世像纷披。

本书收入作家蒋石麟部分中、短篇小说，以纪实性手法、散文式笔墨，多侧面、深层次地反映昨天的、今天的纷繁攘扰的大千世界。篇什中所塑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演绎着一幕幕令人震撼、令人心悸、令人沉思、令人回味的活剧。有血雨腥风中的生命升华；有权与法较量后的正义呼喊；有情与欲砥砺中的灿然火花、炽热追求……滚滚红尘，波澜不止；物质世界无尽无穷，心灵世界更是辽阔而又深邃。

目 录

血赋	(1)
滴血的山茶花	(17)
人生的矫正	(22)
不曾走出误区	(55)
舞星梦	(70)
警花喋血	(82)
品赏	(116)
“司令”结婚	(121)
米酒飘香	(127)
梨园落英	(133)
戏外戏	(155)
芳菲姐妹	(168)
诗医趣闻	(200)
未了情缘	(208)

血 赋

太阳板着煞白的脸，照着棋盘山下一座死寂的村庄。没有鸡鸣，没有狗叫，更没有炊烟袅袅；田坂里，见不到一个青壮年男子；只有佝偻的老人、虚弱的妇女举着笨钝的锄，发出哼哧哼哧的哀叹声，挖掘着荒芜的土地……

树林里，一群衣着褴褛的孩子在拾柴禾，时而发出啾啾呀呀的喊叫，这才给这地处赣西南、位扼红区与白区咽喉之地的棋盘山下的棋盘村，带来了一些生气。

风乍起，山雨欲来。

一个后脑勺挽着发髻的中年妇女，背着一筐刚打下的猪草，冲着拾柴禾的孩子张开着喉咙高声喊叫：

“吉兰——，吉兰——，雨要来了，快回屋里去呀！”

果然，话还未完，树林后面涌起的乌云立即将煞白的太阳掩盖了。风挟着雨，雨穿过浓密的枝叶，沙沙地直淋下来。

拾柴禾的孩子撒开两腿，哇呀哇呀地直往村里跑；可怜那些在田坂上劳作的老弱妇孺，一时跑不及，个个淋得像落汤鸡。

吉兰跑到了母亲的身边。

那中年妇女立即拉住她的衣袖，把她拖到屋檐下，摸摸她全身被淋得贴着皮肉的衣裳，吐出像是责备又像是疼爱的话。

“你呀你呀，怎么这般不懂事？你是个没爹的孩子，靠我给人家打猪草卖赚碗饭吃，你也不帮帮我。我领来的活计——替人家嫁女绣花枕巾的活，你做完了？你这坐不住的孩子，这会也不在家好好绣花，绣好了我也好拿给东家领工钱。”

吉兰感到有点冷，她将整个身体依在母亲怀中，撅起小嘴也斜了母亲一眼，说：

“妈，绣花活快做完了。坐在家里怪闷人，这才出来跟伙伴们玩一会。您刚才又说胡话了。您怎说我是没爹的孩子？您不是悄悄告诉过我，爹在外面做大事，给红军当采买。虽然许久没音讯了，可总会回来的呀。”

母亲听到女儿说出“红军”二字，忙伸手捂住她的嘴：

“傻丫头，你心里知道就是了，在外面说出来，让人知道了，我们这个家就吃不消。”

吉兰吓得伸出了舌头，默默地点头：

“妈，我，我懂了。”

母亲还在告诫她：

“吉兰，在外面有人问起你爹来，你就说你是没……没爹的孩子。可，可在心里千万别忘了你爹。他说过，胜利了就会回来……”

“妈，我记住了。”

这时，乌云已经散去了，太阳露出更煞白的脸，雨停了。

“吉兰，快回家换衣服去。”

母女俩当下回到自家的屋。母亲找来衣裳叫女儿更换。吉兰脱下全身的湿衣，遮遮掩掩地对着母亲憨笑。

“快换吧，”母亲催促道，“时候不早了，你还去绣会花，我到厨下烧饭去。”

吉兰很快把衣服换好，拿起了绣花手帕。母亲接过她换下的湿衣，到厨房去了。

吉兰搬了只矮凳，坐在门前，借着夕阳的余辉，又精心地绣着

花：这是一对鸳鸯戏水，绣得活灵活现。她绣着绣着，似乎触动了少女什么心事，显得瘦削却不乏白嫩的脸上，竟渐渐地泛起了一阵红晕……从邻家女儿的出阁，莫非也想到了自己的未来？

正在这时，一个大脚妇“啪哒，啪哒”地闯了过来。一见吉兰在绣花，两片与她长相很不相配的薄嘴，“呱喇”开了：

“哟，姑娘，正忙活着，抓得真紧呀。唔，一对鸳鸯戏水，绣得好，绣得好，真像活的一样。怎么？姑娘有主啦？是哪家？看把我堵在门外。”

吉兰姑娘气恼了：

“看你嚼舌头的。这是我妈领来的活，我是帮村前金凤姑娘绣的……”

大脚妇满在行地嚷嚷：

“哈哈，姑娘，你瞒不住我，这鸳鸯绣得这样活，总绣上了姑娘的心思呀，若叫我，可就活不起来呀。吉兰姑娘，你妈呢？我来找她有话说。”

吉兰妈在厨下听得门前说话声，忙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赶出来：

“哟，我道是谁呀，原来是班婆子，怪不得说话像唱戏一样。这会有空过来……”

这班婆子，人们也搞不清她姓甚名何，只知道她原先在三脚班里唱戏，在这一带乡镇还颇有些小名气。有道是，“看了班婆子的戏，裤带不用系”，唱的不少是低级下流的戏。可有钱有势的人家常叫她们去唱堂会。这样，她也就结识了这一带许多头面人物，据说有的关系还不一般。她自己也津津乐道，哪个老爷喜欢她，哪个乡长、保长、镇长也喜欢她。而今人老珠黄，唱戏再也不叫响，更没有人家喊她去唱堂会，她便改弦易张，专做了媒婆营生。这会她来，正是受了新任三县联防团总王八老爷之托：哪家有漂亮姑娘，尽管给他物色几个。这班婆子就是来打吉兰姑娘的主意的。

班婆子见了吉兰妈，满是鸡皮疙瘩的脸拉开了极不自然的笑：

“贺家嫂子，你忙啊。唉，你那贺传贵小子，福浅、命短，在外头把命玩丢了。这不，而今丢下你们母女俩，唉，可怜巴巴的。贺家嫂子，你家吉兰姑娘出落得品是品来貌是貌，给她找个好主子，也就不愁你女儿的一生和嫂子你的后半生了。贺家嫂子，我倒给吉兰姑娘物色上了一个……”

吉兰妈听班婆子狃狃不休，果真是来说媒的，知道她不会说出什么好去处，也就显得爱理不理的了。

“班婆子，你自个坐坐，我还得做饭去。”

班婆子忙热情地拉住吉兰妈：

“贺家嫂子，你听我把话说完嘛。今天我介绍的主子，不说出来，你猜不着；一说出来，你准得心往外蹦。你道谁呀？就是这方圆几百里谁个不知，哪个不晓的新任三县联防总指挥王八老爷。讲钱财有钱财，讲势力有势力，攀上了这棵大树，腰杆子也硬朗……”

吉兰妈忙甩脱被班婆子拉住她的手，冷冷地说：

“我们高攀不上。”

“哎，不要你去攀，是人家树大招凰啊。你知道，这王八老爷在自家排行老八，他说他要娶八房妻室。这不，已经娶了七房。这七个婆娘也真不给他争气，一个个没生育，眼看自家要绝子绝孙，倒灶绝烟了，有几个婆娘还挺风流，听说与来这儿驻防的什么牛团长、马团长勾搭上了，气得王八老爷吹胡子瞪眼。他决心娶第八房。贺家嫂子，你家吉兰要是给王家生得一个、二个，说不定还会改立正房呢。到时，这王家的钱财、势力就有你家一半呢。”

吉兰姑娘听得气嘟嘟地边嚷边往厨下跑：

“我们不图这个！班婆子，你看上了王家，你自己送上门去好了！”

班婆子忙追过去，没注意脚下的矮凳，被绊了一跤。她顾不得疼，爬起来直嚷：

“姑娘，我若像你这般年纪，这般美貌，王老爷还不早把我接过去了。不瞒你说，当年我也风流过……”

吉兰妈听班婆子越说越离谱，下了逐客令：

“天色晚了，我们要关门啦。班婆子，请回吧。”

这班婆子哪肯认输。她做媒还从没吃过闭门羹呢。她赶忙从怀里掏出个包包，放到吉兰妈面前，她要来手辣的：

“贺家屋里的，我实话对你说了吧。王八老爷打听到你家姑娘美貌，是看上了她。托我来保媒是瞧得起你。你想想，凭王八老爷的权势，你们孤儿寡母的还能逃脱他的手掌心！呐，定亲物都叫我带来了。我劝你还是好戏好唱吧，收下，快收下！”

班婆子说着，打开了那小包：一对金耳环、一只银手镯。金光耀眼、银光闪闪。

吉兰妈一见，有一物件似很眼熟，不觉一惊，不由自主地伸手拿过银手镯细看。那银手镯上果真刻有自己的生辰八字，是自己订婚时送给吉兰爹的，他随身携带着。怎么会落到他们手里？难道吉兰爹在外面真的有什么不幸……

班婆子见吉兰妈盯着定礼不说话，以为她看上了财礼，心里暗道：还是有钱能叫鬼推磨，瞎子见钱眼也开呀。她心中窃喜：我这媒婆八成是做成啦，忙甩出句话：

“贺家嫂子，你母女俩再商量商量，改日等你的回音。”

班婆子说完，挪开大脚，一扭一扭地走了。那姿态像是回到了戏台上扭台步。

这边，吉兰妈焦急得向厨下大喊：

“吉兰！吉兰！你爹爹真的出岔事了！”

二

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

贺家屋内，一灯如豆。吉兰妈正在灯下纳鞋。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她内心不由得一阵紧张，这时候还会有谁来串门？她看了看熟睡的女儿，揣了把剪刀在身上，以防不测。她轻轻地走

到门边，轻声地问道：

“谁呀？”

一个男中音在回答：

“是我，传贵。”

吉兰妈听得真切，急忙打开了门：

“这深更半夜的你赶回来……莫非……”

贺传贵显得神秘而有些紧张地说：

“进屋里说话。”

吉兰妈随即将门关上，跟着传贵进了里屋。她有些不放心地追问：

“你在外面教书，又还没放假，这回来……”

“我已经暴露了，组织上叫我转移……”

“暴露了？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

“知道了。还知道我是红军地下采买员，专给红军采买药品、生活用品，还有旧报纸。”贺传贵说着解下围在腰上的腰带，取出几块银圆，“这是组织上给我们的安家费，你收下，母女俩好生过日子……”

吉兰妈紧紧拉住传贵的手，她说什么好呢？夫妻十几年，她是知道他的：他认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转。她有点呜呜咽咽地说：

“你……你去吧，我不拦你。我也知道，共产党、红军是为穷人的，你去干一番大事吧。”

贺传贵异常激动，妻子是这样理解他，支持他。他紧紧地将妻子搂在怀里：

“还有一件事你要支持、理解。为了不连累你和孩子，你在外面就说我得急病死了……过几天有个叫秋瓜的老头会来通知你，你就随他出去几天，回来时你得披麻、带孝，哭得伤心，就说我……死了……你一定要这样做，懂吗？”

妻子成了个泪人，只是应诺、点头。贺传贵又将手腕上的银手镯捋下来：

“这个你也留下，万一揭不开锅，也好拿去换点米……”

吉兰妈忙止住，语调恳切：

“不，不，我已经交给了你，就永远属于你……”

是啊，这是他们的订亲物。当她教书的父亲喜欢上他这位高材生的时候，心中就决计把自己唯一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学生。那天，他征求女儿的意见，她却害羞地跑进了内室。父亲在她降生的时候已给她打好了一对银手镯，第二天就又请银匠在银手镯上刻下了她的生辰八字。现在，父亲要她把一只银手镯给贺传贵。女儿默默地点了头。于是，父亲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从那一天起，她的命运就与贺传贵紧紧系在一起了。

贺传贵兴奋地接过银手镯，贴在自己的胸前，深情地说：“你永远在我的心上。人在物在，紧相伴，永不离。”

……

吉兰妈托着传贵捋下的银手镯有些不解，且有点责备地说：

“你说过的话难道就忘了……”

贺传贵忙解释：

“我，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怕你母女受苦……我一时回不了家，不能为你分忧解难……”

“我们母女再苦，也决不会把它失掉。”

贺传贵忙庄重地把银手镯重新接过来：

“我还是那句话，人在物在，紧相伴，永不离……”

暗夜里传来狗吠声。

吉兰妈忙收拾了几双新鞋，还有补好的换洗衣衫，包成了一小包：

“你去吧，我会照管好孩子……”

贺传贵深情地吻了吻妻子：

“你等着我，胜利了，我就会回来。”

贺传贵又亲了亲熟睡的孩子，转身开了门，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

吉兰妈依门等待……她等待着，等待着……

可眼下却从班婆子手中等来了丈夫身上永不分离的物件。她的心受到了极大的惊恐，日夜忐忑不安。

女儿从母亲嘴中得知了银手镯的来龙去脉，她勇敢地向母亲说：

“妈，让我去，我要弄清王家是怎样从爹手中夺去这只银手镯的！”

吉兰妈紧紧搂着女儿，撕心裂肺地喊道：

“孩子，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三

王家楼酒筵刚散。趁着主人送客去了，贺吉兰独自一人来到后花园，想呼吸些园中自由的空气，来松弛一下她刚才极度紧张、极度愤懑的心。

酒筵上的一幕，是那样的残忍，那样的无情。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世间所会发生的事情！王八老爷，是豺狼？是虎豹？是魔鬼？是，都是，他已经没有一点人性！

今天的宴会，照例又是请的当地的豪门、富户。一则，好给他捐粮、捐款，用来扩充势力，购买枪支，招募团丁；二则，显示他的权势。所以，宴会是竭尽奢侈豪华之能事。今日宴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个是晋升为整编旅的牛旅长和一个晋升为独立师的马参谋长。

宴会一开始，作为主人的王八老爷，当即吩咐全家的美人前来侍酒。他还下了一道严酷的命令：

“你们听着，你们每人给我去向客人劝酒，劝客人喝。如果不能劝客人酒到杯干，嘿嘿，那我就要杀头以儆！”

在客人们看来，都以为是这个武夫、莽汉用暴徒式的方式来表示他待客的一番盛意，决不至于果真干出煮鹤焚琴的不幸事来。

起初，美人前来劝酒，客人们一个个自然是酒到杯干。于是美人又满上第二杯，第三杯……

酒过三巡。为给饮酒助兴，王八老爷又命令他的歌舞队出场。霎时，鄙俗、淫荡之声，唱得客人们眼花缭乱。而当歌舞队的领班——吉兰姑娘登场时，她那满含酸楚的歌舞，在客人们听来、看来却别有一番情趣：那滚珠般的歌喉，那荡波般的舞腰，将整个酒宴推入了高潮。这王八老爷在外面混过些世界，也见过那些所谓三十年代的高雅场面，于是他敦请客人们与美人勾臂搂腰，转上几圈。这显然是为了巴结牛旅长和马参谋长。牛、马二人立即特别活跃起来，他们分别搂过早在身边陪酒的王家六姨太、七姨太，绕着场子转了起来；王八老爷也不示弱，他拉过吉兰姑娘眉开眼笑地转动着……只可怜那些当地的土阔佬，有的像猴子跳圈，有的像老水牛转磨……时而踩着了女人的脚，女人们发出声声尖叫。这倒乐坏了牛旅长、马参谋长和王八老爷之流。经过这一闹，酒囊、饭袋里的酒菜也就消受得差不多了。王八老爷想到他下的酒令还没有施行，于是又请客人坐下饮酒。这次，必须连饮三杯！

这时，酒量小的，已喝得醉醺醺的了。然不忍拂了主人严酷的酒令和美人的热情相劝，还是硬着头皮将酒勉强地灌了下去，来个一醉方休。

马参谋长也是酒已过量，但一想到主人对劝酒的美人的残酷命令，他还是慢慢把美人送过来的酒喝下去。

牛旅长却不然。他曾因进剿红军而毫无战果，便捉了许多无辜百姓当红军杀害，向上司邀得了功。对杀人他是不眨眼、不怕血腥气的。他想：我倒要看看这个王八老爷是不是令出必行。于是，当美人再次劝酒的时候他表示坚决的不肯喝。

那劝酒美人已吓得心中打颤，她轻声地苦苦哀求：

“牛旅长，牛大人，请救救小女子的性命吧，我求求您，请您喝下。”

牛旅长摇摇头，仍然不肯喝。

突然，王八老爷干咳了一声，他身后的两个彪形大汉立即走上来，将那小女子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拎了出去，不一会，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用盘子托着，献到了宴前。

客人们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那些土阔佬。他们想的是：莫非是主人杀鸡整猴，这回不知王八老爷要敲掉自己多少钱粮。

吉兰和其他女人都掩着面不敢看，劝酒的美人更是一个个吓得身体在筛糠。

王八老爷神色不动，再令美人向牛旅长敬酒。

第二个美人去向牛旅长劝酒时，牛旅长镇定自如，仍旧摇头不喝。马参谋长以目相示，他只当做没看见。

劝酒的美人惊吓得像支即将烧化的蜡烛倒下去的时候，两个彪形大汉又把她拎出去了。

第二颗血淋淋的人头献到宴前时，席上劝酒的美人一个个惊倒在客人怀里。

王八老爷继续下令劝酒。

第三个美人去劝牛旅长喝酒，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美人们都失魂落魄，以为第四个不幸的命运就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吉兰目睹这一切，心中燃起了一团火：让我去死吧！免得更多的无辜姐妹含冤死去。我就劝你王八老爷喝酒，你若喝醉了，我趁机结果了你，你若不喝，我也最多是一死罢了。

此时，马参谋长在不忍看下去了的七姨太的催促下，忙起身告辞。

其他客人这才如梦初醒，慌忙起来一一拜谢主人。

王八老爷吩咐部下：将这杀掉了的三个女人，都当是红军家属，给红军当采买，被国军抓获，就地正法了。人头挂上城门，示众三天。转身，亲自送牛旅长、马参谋长去了……

吉兰想到这里，身上出了一身冷汗：这个杀人如麻的魔鬼，不知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欠下了多少血债！